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八十八 九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任兆炯

黄氏日抄卷八十八

宋　黄震　撰

記

撫州重建教授廳記

撫州古名郡至本朝而尤號人物淵藪徳業如晏元獻文章如王荆公曾南豐儒學行誼如陸象山兄弟一門之盛其餘彬彬輩出幾不容偃指嘻果孰為之而能爾哉學校漸摩之功於是為大師友淵源之自於是為切

凡士大夫為聖天子分任教化之責者於是不容不重加之意矣咸淳七年余叨恩來守是邦始至祗謁先聖仰讚舍之巍如見衿佩之鏘如方為之欣然以慰既而考其實士之得食於學歲纔二十有七日為之師者無所乎寓至僦屋委巷以居師弟子之面日踈而絃誦之聲以希又為之慨然以思天佑斯文無往不復時則有若吕侯正父以名儒宿望來為通守首籍其覈吏卒之蠹以全生員之養士既得日遊於學師豈容不日與之

講於學亟訪廳廨舊地得之學宫東北隅去演道堂不違咫尺於日入而講爲尤便葢前人所以處置之意密矣於是郡博士鄭君初至官即屬其更之新始於十月辛卯成於十二月甲寅數十其楹一旦突兀教養兼備師弟子得以日親君因請爲記余曰未也古者養非飲食之謂在優游以成其器教非文字之謂在切磨以進其德士今得日游於學矣苟尚惟飲食以爲養師今得日講於學矣苟尚惟文字以爲教視前日亦何能大相

過且六經之訓具在諸儒之説愈詳夫人能言之而人才反不古若者其故果安在良由利禄之途既開卑陋之習以成有隙必投見利必動其本既非雖學無益或反滋其欺耳夫亦反而求其大者使小者不得而奪乎天生萬物何物非天人為最靈實與天一宇宙吾廣大日月吾精明風雲吾變化飛潛動植吾仁心流動陰陽代謝吾窮達有定士茍以此而為心以此心而為學則亦何卑陋之能溺而實德之不充耶君今棟宇一新幸

在此州林巒奇絶處大江横陳豈無感於夫子所謂不舍晝夜者萬象呈露豈無得於夫子登泰山而小天下者宇宙之廣大在此日月之精明在此風雲之變化在此飛潛動植之自適隂陽代謝之無窮無一不充滿勃鬱於此此其氣象果何如自得當何如君其率先哉士其作興哉先正之彬彬輩出者氣脉其益昌天下國家其有頼而撫之為州其亦永永有光榮哉君名濟字行可金華人司其役者郡之秀士黄中禮咸淳八年壬申

正月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兼管内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黄震記

撫州金谿縣李氏平糴倉記

金谿李君倣朱文公法作社倉咸淳辛未歲大歉民賴以全活甚衆余嘗為之記使子孫世守李君感其言别捐良田餘二百畆計租凡四百石自壬申歲為始下時直斗十錢歲收其直更買田以附益之期至千畆當益下其直永以濟民為平糴倉與社倉對又屬余為記且

切切然欲為子孫之戒余高其誼嘉其進善不已而慮
民之無窮也觴之酒而為之言曰善乎平之為義乎是
豈獨可為君之鄉黨賀正可為君之子孫賀尚何俟訓
戒為哉蓋天下之理至於平而不可以有加矣虧盈而
益謙者天之平變盈而流謙者地之平害盈而福謙者
鬼神之平惡盈而好謙者人道之平裒多益寡稱物平
施者君子所以體天地鬼神之心而持其平故賢之於
不肖也智之於愚也富之於貧也皆當損有餘以補不

足而富之於貧為尤甚故君子順之吉則積而能散滿而不溢不惟我不私其有而人得其平我亦因之得以保其平小人悖之凶則甚愛而大費多藏而厚亡不惟我私其有而人不得其平我亦將由之而失其平故自一時觀之有餘而能損者疑損矣要其久乃所以為益乘其有餘而又求益者疑益矣要其久反所以為損今君有餘粟而能平其糴吾知使鄉之常得其平者君之心也使君之家常得其平者天地鬼神之心也平則無

時而不平君之子孫且世享此平矣何侯訓戒為哉因
書以遺之使有粟者皆聞風而興起孟子曰人人親其
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余亦曰人人損有餘補不足而天
下平咸淳八年壬申正月十八日承議郎權發遣撫州
軍州事節制軍馬黄震記

撫州靈谷山隱真觀記

天開地闢而川流山峙帝興王起而畫野分州各于高
山以定祀典在四方則為嶽在九州則為鎮在諸侯之

國則為境内名山是為風氣之聚是為神明之居是為興雲吐霧潤澤萬物民生利頼之所從出故聖人之所事即造化之所在至秦漢始以真仙稱實則不外吾聖人者矣若撫州之高山其惟靈谷乎靈谷在萬山絶頂隱真觀又在靈谷山絶頂此觀其又祀典之寓者乎咸淳八年秋余勸民種麰麥嘗一到其上道士丘守静驚喜出迎謂自前太守張于湖後此山猿鶴已百十年間不聞車蓋聲此觀危揷半空不堪飄揺摧圯幾盡守静

方一新其居而郡太守適來豈有數耶願為真仙記之也余謂真仙非余所能知然此山為此州之鎮此觀寓此山之祀猶州之祀典也是宜書青冥風露間飛甍縹緲下瞰人寰僅盈一握此絶境也亦宜書世之為琳宫梵宇者依深山寄林享安樂爾此獨人跡不到處使世慮毫髮有未除殆不容一朝居而子安之此難能之事也亦宜牽連得書雖然未也頃余此來嗚呼難哉捫蘿踏磴分寸躋攀悔而欲返者數矣俄而登峯造極豁如

有得便欲淩風神遊八極士之求道先難而後獲者獨不類此哉守靜大笑曰敢不勉固併請為記守靜能詩好修創此觀者立佐實其上世其詳見前記云咸淳八年八月朝奉郎知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兼江西提舉黄震記

撫州重建擬峴臺記

宇宙間奇觀其惟山水之會也哉亦惟水之來者遠而山之截者驟斯為奇也哉江漢東流數千里以相合漢

之將合於江而未合尚數百里勢方犇駛豪擊而峴山歸然壓其衝遂為宇宙間一奇觀江漢之南山川磅礴遠自閩廣其來亦數千里乃有盱水北流撫州山城下將數百里以合於江林阜旁簇秀蔚無際而城堞亦巋然壓其衝又為宇宙間一奇觀嘉祐二年太守裴公因作臺其上名之曰擬峴既奇矣又得南豐曾公為之記瑰辭勝概相與發揮模寫形容妙於圖畫其文流布四方人人爭誦如身遊此臺出雲氣而臨風雨凡所謂水

之浪波洶湧破山拔木山之蒼顔秀辟巔崖拔出與夫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荒蹊煙樹遊人行旅隱見而斷續者皆可按記坐挹愈奇矣然公惟頌詠此州之樂未嘗有羡於峴山之事也政和元年太守狄公再葺此臺時則有若溪堂謝公又為之記始謂叔子之於峴也悼歳月之易失憤功烈之未成登山臨水慷慨激昂而鄒湛輩乃進溢美之辭不能賛叔子之決其言憤發抵掌功名期與天壤相敝夫豈與曾公異耆哉嗚呼是

當觀其世也已夫自混沌既判造化融液鍾之則為山川之奇絶孕之則為人物之瓌異登臨嘯詠天者妙合葢無一非自然而然峴山正不待叔子而後重此臺亦何待擬峴山而後重典午非正南北勢分𦍒陸區區各私其主此豈盛世事而登山歎息可為佳話耶於皇我宋時至仁祖八荒一域所至皆春遊峴山者自熙然於大江之北遊此臺者自熙然於大江之西裴公之築曾公之記皆不過取形勢相類而言初何羨於彼新

法紛更紹述挑釁時至政和何如時也譬之大木枝葉已有害不特本之撥矣謝公以邁往之才處寂寞之濵旁觀黙察豈無先見此記特有所託而發固不暇言此州之樂亦豈真有羡於峴山之事哉咸淳七年余忝乏此州顧此臺特卑陋不稱其景物屋亦老且壓矣明年乃盡撤而更之高廣皆視昔加倍欄檻一開萬景皆入有無遠弗届之象焉適方是時襄漢適以捷聞豈有開必先此殆有黙為之兆者歟繼自今盡洗楚氛之惡重

遊峴首之勝熈然一家吾見復如嘉祐時磨崖頌功朝夕泚筆豈特記此臺之重新而已乎是年九月朔朝奉郎知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兼江西提舉黃震記

撫州堰合樓記

混沌判而山川列元氣會而魁傑生一太極之妙流行發越於天壤間有此停滀則有此發舒有此山川則有此人物崧嶽降神生甫及申自昔而然森不容遏迨至我本朝重在科目則又往往應於龍頭之選有開必先

形為詩謡者率亦所在而奇驗撫州人物甲天下故老相傳乃亦有謡曰文昌堰合狀元生曰龜湖衝破狀元生龜湖在州之南城縣縣令别為建昌軍歲在丁未龜湖水果衝破是年張君淵微廷試果第一龜湖驗則文昌堰之驗必矣堰在城東揚家聶家兩洲間其地正與郡學龍首相宜邇年以來堰忽驟合應如龜湖豈伊人力也哉時雨將興山川出雲鴈塔先題斷於斯兆余故作危樓百尺於郡學之龍首俯瞰文昌名之曰堰合以

應佳兆以作士氣以預為此州曲江宴集之所雖然造化幾年融結國家幾年涵養祖父師友幾年積累教訓而後得以一介士上膺聖天子親擢鴻臚首唱繞殿雷歡四方人士想望風采下至兒童走卒亦無不騈肩累足瞻望咨嗟金榜一開即指為當世第一流人物於戲宜必有以稱此矣王沂公何人哉予何人哉咸淳八年太歲壬申十月丙戌朔朝奉郎知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兼江西提舉四明黃震記

趙提幹寶善堂記

始余與趙君元父同官行都嘗屬余作梅溪記余固嘉其生長富貴而翛然有出塵之韻矣越五年余官江西元父復自行都走書千里屬余記所謂寶善堂者余又有以占其學之益進為之敬歎不已不止如前日所見而已也蓋嚮以梅溪自名猶不過悅於風月之清令以寶善自名則必能造於義理之粹非篤信好學日盛月新誰能至此余則謂元父此心實已發於自名梅溪之

初有因此心之發而又加勉焉則元父之志向尤過人遠矣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有善必有利人性無有不善而夫子猶歎善人吾不得而見者利奪之耳元父以王孫公子之貴處紛華盛麗之地凡世俗之所謂寶粲然其前者何限而獨拳拳以善為寶豈非風月論交一塵不入素有以洗去富貴之習而能爾哉然使終於風月之清而已則拈花弄蘂飲酒賦詩殆亦不過流連光景之樂視沈酣富貴者雖有等差視潛心義理者尚猶

有間也乃今真見天下之至貴至寶者皆無以加於吾心之善而寶之殆濂溪周子所謂塵視軒冕芥視珠玉超然獨立物表之意較之東平王為善最樂又將兢兢保守焉則元父進學之功為何如哉詩曰价人維藩大宗維翰而釋者以价為善蓋國之所能强者以大宗而大宗所能為國之强者以有此善元父大宗也以善為寶矣豈惟元父之慶實我宋無疆之慶故恱而為之記

咸淳八年冬朝奉郎知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兼江西

提舉黄震記

繆存齋朝陽書院記

東嘉繆侯存齋作室舊廬之東室之東為沿沿之東為江每一晨興日光滉漾因名之曰朝陽書院而千里走价屬余記之且曰吾將終樂於此爾余謂盡乎侯之為學乎夫人心與造化而流通尤於其始初而興起一候蟲時鳥之應一春花秋月之新猶使人之意也消況日為太陽之精而朝為日出之初劃如天開萬象昭蘇人

於斯時以旦氣之方清對大明之東生天光内發靈臺
虛明陰濁有不期而自清善念有不期而自興儻能由
此念念而續日日而新人亦何天之間哉侯之用工於
此深矣富貴儻來榮華飄風宜無以易此心之樂者矣
然日君象也大昕視朝吾君方將以其明明者照天下
精白承休淨除陰曀侯獨忘朝陽之鳴乎既承命為記
復書此為勉庶幾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而朝陽書院之
名亦流光無窮也咸淳八年嘉平月朝奉郎知撫州軍

州事節制軍馬兼江西提舉黄震記

撫州放生亭記

我宋之得天下也以仁而維持天下於不壊不泯也亦以仁凡前代嚴刑重斂征行適戍若土木遊幸科取無藝之擾盡絶民心咸洽無所於報每歲流虹之旦必相率北向縱羽毛鱗介祝聖人壽葢發於人心之天非有取於異端之說也撫州自天聖二年築放生亭於南湖已三百年頃歳聚士子讀書湖西山上因或易亭扁曰

風雩使得游息而放生以異端事不得復至余曰若知風雩之說乎雩者禱雨之地非士之居也風乎舞雩者曾點想像之言非真有其事也縱點嘗風於斯固不以是而廢禱雨柰何今借用其名而遂以廢祝壽乎若放生而命佛者執役此即舞雩巫覡之類且使夷狄亦知尊君云爾衆乃讙請復舊余謂放生於湖可也亭於湖之北南面不可也因別剏亭湖之南北面以便北向再拜稽首焉若夫先仁民而後及物無徒以一時羽毛鱗

介飛躍為仁而必以平日耕桑隴畆無愁歎為仁是又在任宅生之寄者求其本咸淳九年正月朝奉郎知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兼江西提舉黄震記

萬載縣尉衙清心堂記

萬載縣尉婁君撫人也余來守撫君已官萬載未有半面雅而書郵絡繹過於平生歡豈臭味之同以余為可語者歟余既叨恩司臬將行君又貽書謂尉廨久摧前尉皆莫之居今始葺之一新扁其堂曰清心願為記余

於是益有以覘君之所存凡前此之書鄉絡繹非世俗翕翕熱矣然六經無清心之說謂心當養之以清其說方自荀卿始其後荀㝡謂省事不如清心宋璟謂清心則庶務可簡是皆惡天下事繁多欲澄其源之所自出直指政本而言之尉居百僚底自朝廷諸司若州縣凡事無不於是乎委事之繁簡夫豈由我而欲清心以省之乎余初筮亦尉吳門事之以非理而來者紛乎如麻余雖不能清心以省之亦甞清心以應之上惟知有皇

天下惟知有百姓惟勢惟貨惟來一非所知此心既清事亦徐就條理由是知清心以省事者制命於上者也清心以應事者承命於下者也尉最畀官法當如是不知余之心亦有合於君之心否姑書所身試者以遺之君名南良戊辰進士云咸淳九年癸酉二月十五日朝奉郎知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新除江西提刑鄞人黄震記

建昌軍溢溪橋記

盱江為閩廣數十州往來要衝而山水峻急類多川流之阻如龜湖渡則閩廣所道以至盱者也如溢溪渡則又由盱所道以至行郡者也龜湖舊無梁以舟為梁每風水驟至輒飄忽摧敗雖舟且不自保至若溢溪則併造舟之梁亦無之自昔州縣長吏思所以利此者已幾年而未之能豈數亦有待歟咸淳七年武學諭涂侯為員外丞始捐俸為倡四方臺郡助者交至甫逾年遂成龜湖石梁三百尺湖之舊為梁者舟二十有二侯又益

之三十有二移置溢溪為浮梁夫然後闔廣之道於盱與夫盱之道而之行都者無一不如履平地古人輔相財成平險阻而濟不通所能配天地稱三才者侯殆庶幾焉非特徒杠輿梁歲舉政事之常者比也然自昔州縣長吏歷千百年未能舉其一而侯兼備於期月之間豈果數云哉為民一念足以感動雷動響應遠近翕然則雖難而亦易天下事每如此於侯之津梁可類推已夫侯本貟外丞濟民於津梁尚如此推此心也以往他

日得其位以道濟斯民其功用又當何如哉石梁已屬省身先生雷公貳卿為記又屬余記浮梁姑述其槩如此侯名演撫州宜黄人咸淳九年二月二十四日朝奉郎知撫州軍州事新除江西提刑鄞人黄震記

撫州仁壽堂續種梅龍記

紹興十九年顯謨李侯為撫州種古梅仁壽堂偃蹇横出世稱梅龍四方至圖其狀以百越百二十有三年而余來則梅已為閤松蔽日者所萎僅餘根榦在余惜之

因擇所云夭矯非閣松可萎者再植之一歲開秀發穎出駸駸將克肖侯之四世孫南雄使君適僑居於撫喜前人之迹有繼也屬余記之余謂是有可記者存其僅有謹終追遠之義續之新有存亡繼絕之義偃蹇者名揚夭矯者氣伸凡皆於人事有關至若風雨霜露不可一日與地之神氣隔此又足以觀造化然又豈惟此哉造化之妙不驗於假大之日而驗於絕續之幾窮冬沍寒生意幾息一花初白萬宇皆春是梅為天地之仁之

發見而仁為造化生生不息之機國家體天地之仁而躋民壽域凡任宅生之寄皆宜知所觀省然則縱目今仁壽之堂此梅實一鑑之存毋但效流連詩酒廵簷索笑咸淳九年癸酉歲四月四明黃震記

江西提舉司撫州臨汝書院山長廳記

道原於天闡於伏羲傳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集大成於孔子茍有異於孔子者皆非吾之所謂道矣戰國時楊墨嘗害此道孟子闢之而道以明漢魏以降佛老

嘗亂此道韓文公闢之而道又明唐中世以後佛氏始改說心學以蕩此道濂洛諸儒講性理之學以闢之而道益明伊川既没講濂洛性理之學者反又浸淫於佛氏心學之說晦庵先生復出而加之是正歸之平實而道大明其說雖根柢於無極太極實則歸宿於仁義中正雖探原於陰陽性命實則體驗於躬行踐履雖亦未嘗不主於心實則欲正此心以達之天下國家之用非其他所謂即心是道絶物而立於獨棄實而流於虛也我

理宗皇帝是以躋之從祀以表章其學天下學士大夫是以立之書院以誦習其說斯道所係天實為之夫豈人力之所能與於此哉臨汝之有書院創於淳祐九年實江西提舉馮公去疾為之倡書院之有勅額賜於咸淳七年實吏部侍郎曾公淵子為之請是年勅額既頒始創山長實提舉令殿講李公雷奮為之選辟四明黃君翔龍實始膺是選震時為撫州實始建之聽事君因屬余為之記震謂聽事之始末不足記之君之所職為

甚重則有不容不記者故書晦庵之所以是正理考之所以表章今皇上之所以賜額建官者使君盡心焉斯道之第第相續以明端於此乎有賴罔俾多士復流於虛以自異吾孔子云咸淳九年癸酉歲正月吉日朝奉郎知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兼江西提舉黄震謹記

撫州臨川縣主學廳記

國有學州有學縣亦莫不有學朝廷之所以教育多士

者備矣國學有司成博士官州有教授又有增教縣各創之主學朝廷之所以作成多士者愈詳矣然天下之事莫不以久而盛亦莫不以盛而壞國學自積分出官而士以爭名壞州縣學自職事給俸而士以爭利壞縣學之歲入能幾自添主學官又與職事爭利租方入廪已空弟子員終歲無養絃誦之聲遂絕而縣學為尤壞士往往以此竊歎余所至亦往往實見其然及來撫州始見臨川主學鄱陽胡君繼張獨能絕其所謂利者而

惟職之振旬有課月有試講明義理躬行身率遠近莫不聞風而至絃誦之聲琅然嗚呼為主學官者不當如是乎朝廷所以創主學者意不在是乎余敬而愛之故為置聽事君命為記余故為書其事使世之為主學者皆知所效法且明天下無不弊之法而興之者存乎人咸淳九年癸酉歲六月吉日朝奉郎知撫州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節制軍馬黄震記

撫州修造總記

開闢至於今日鴻荒化而文明夫豈一日一人之力而能爾哉仰經始之艱難慨繼承之不易苟有一日之責宜何如其盡心矣余來撫州幸承繆侯修城郭一新因續修子城三門再建鼓角樓自是於學校則再建櫺星門修四齋修講堂若門廡創堰合樓置兩教授廳山長廳於貢院則再建東廊九間增東北廊十五間堂後過廊三間後堂之後新軒亦三間於公宇則再建放生亭縣丞廳修尉衙給材石創主學廳增和糴倉於軍營則

建廂禁軍屋五百三間馬步軍三千二間修小教場射亭於亭觀則重建擬峴臺春草亭修愛梅亭拙齋臨川圖畫金玉臺凡南湖亭館於橋道則修崇仁石橋二臨川木橋二十三創黄塘渡東西亭修東路欹傾者於水利則修臨川南湖述陂復宜黄假樂陂復崇仁永豐陂萬金陂浚縣市四十年已堙之圳通二陂咽喉凡豪黠侵陂者復其舊其餘工役尚多力凋未能及已叨除司臬姑誌端緒俟來者繼若夫事會無窮根本當護又有

大於一日必葺者噫嘻念之咸淳九年春朝奉郎知撫州新除江西提刑黃震記

李氏天理堂記

撫州李君朋作别墅鳳池之上謂其閣曰人閣謂其堂曰天理堂始余聞而疑焉葢撫有先儒陸象山嘗言人生堂堂天地間不待他求此人之説所從來也至於天理之説則象山以為非謂理不專屬於天人與天一也君今以人名閣而復以天理名堂若幾於取其一而違

其一何耶及君既求上饒徐侯作人閣記貽書復求余記其堂則謂人事之盡即天理所存世亦有人事既盡而天理之感應不可曉如顏蹠之夭壽如原憲慶封之貧富雖聖賢莫知其所以然故理窮而後可以歸之數人力盡而後可以責之天終不可以其或然之數而不盡吾當然之理此則名堂之意而願有以發之余讀其來書然後知合人與天理而言皆君自得之說而本非有關於象山之說也然聞人之所得於天以為人者理

也人事之既盡而感應之不可必者數也理者君子之所安行數者非君子之所與知古之君子修其在我本非責報於天顔子雖夭原憲雖貧從容乎天理之常去之萬世有餘榮盜蹠雖壽慶封雖富顛倒於物欲之私在當時已狗彘不啻如以數言孰得孰失是天下亦無理外之數故君子之學惟知有理而已是理也惟孟子見之明而守之剛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又曰仁者人也又曰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

臣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孟子之所以卓然為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亦惟知有天之理而數非其所問焉爾而今而後燕居乎天理之堂而深味乎孟子之言則君此心豈不休哉咸淳九年癸酉六月吉日鄞人黄震記

清源隱居記

金谿何君力學而未遇於世恥没世而名不稱築室清源內為十景以讀書其間曰志堂期隱居以求其志也

曰敬室期以敬為入德之門而暗室屋漏不欺也曰玉淵期修身見於世如玉之潤于淵也曰玲瓏窻期通徹義理曰自在天期不作聰明凡所以寓其儆戒自立者已無不備乃為梅邊為竹外以寓目品物之生為默寮為達觀以潛心造化之妙又為清隱吟所于以寄興於吟風弄月之清十景之勝扁題賦咏既盡偉人鴻筆復總名其外曰清源隱居而囑余記其詳余聞士之隱顯無異道而行藏安於所遇故不當必於顯亦不當必於

隱世固有無其隙而鑽非其途而趨炙手權門之無益
回首田園之已蕪此必於顯者之事固君之所不屑也
亦有泉石膏肓煙霞痼疾極意園林以自快忍寘闤闠
於不恤此必於隱者之事亦豈君之所肯為也惟夫修
其在我聽其在天譬之蛟龍蟄藏于淵一旦風雷變化
潤澤天下有不知其然而然此則君之事而斯隱也乃
所以為顯凡所以寓其儆戒自立者既得之矣若夫花
竹蕭疎亭院紆餘把酒賦詩聊以自娛此不過夷猶目

前爾今君之所吟乃至二千首豈真甘於隱者哉余故願君之反其本也咸淳九年癸酉六月鄞人黄震記

饒州重修城記

設險所以固國重門所以待暴設為城郭之守葢自昔有邦有土者急先務況邊庭未寧之日乎然城圯不修所在相望何也事固莫城郭之為急費亦莫城郭之為大自端平開邊調度日煩州郡往往多煎熬雖一公宇之微有力不能葺者而暇城郭之及哉鄱陽古名城其

南枕江而波濤日齧之其北依山而樵牧日踐之嘉定七年史侯定之始修築一新是時邊釁未開郡有餘力其修築見謂堅緻去之三十年猶不免圮闕而故丞相徽國程公為郡時再修則力又有弗前日若者矣況又去之三十年其壞豈不益甚其修豈不益難耶咸淳辛未余友孫侯自吏部出為守以實心行實政凡事靡不從厚獨念城之不容不修而費之無所從出也於是明其賦役而財之隱落者出節其用度而財之滲漏者窒

銖積寸累踰歲乃就鳩工於壬申臘月之其日竣事於癸酉閏月之其日所修凡十二里計二千三百餘丈內已圮而新築者四百七十五丈女臺再築者二百四十二丈役工三萬一千九百八十有七用錢五十萬用楮幣八萬七千五百有奇繡衣使中齋孟侯助之者一萬二千用米七百五十六石有奇孟侯助之者四十石俄而湖水驟漲如東塔寺之閘口如東邊之閘口如滙澤門之閘口如英烈廟側之暗溝皆苦侵淫侯又為之結

洞門增女臺再築以捍水患者凡六十丈其工費又不須馬嗚呼人方困於力之不足而侯獨為之有餘裕世方患於文之相欺而侯獨為之皆確實豈特其才其志為不可及其賢於人又何如哉然侯之賢於人不惟此也易六畫而為乾一陰生其下即為剝畫六斷而為坤一陽生其下即為復天下事皆當於其下焉加意爾始史侯之為是城也為趾用磚纔兩其幅今侯之再為此城也其趾用磚至八其幅侯之政先厚下推此可以類

見余於侯之為城得為政法併書與世之分牧者共之他如甃石為學堤餘一百丈設舟為浮梁又四十艘工役尚多此不勝書侯名兩炎紹興人功成適以侍左名咸淳九年閏六月吉日朝奉郎北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黄震記

奉真道院記

松陽縣東可三十里有勝境焉前酉山後龜阜左象湖右卯岡林泉深窈殆不類人間世建炎間有留心寧者

居之樂山水之可人而爊心迹之未稱也捐其居為道寮生子僅一人曰巨濟就令為道士改道寮為奉真道院去之五世有留仁卿者生子亦僅一人曰嗣興又令為道士再生所謂奉真道院相望百五十年異世而相符遠近讙謂此留心寧父子後身也施財而樂助者紛至祖之始以石計者增而至百屋之始於因舊者飾而大備月檽風檻秀出雲霄晨鐘夕磬響振山谷凡所以奉真之具已無不備乃介鄉貢進士葉君從龍走价數

百里屬余為之記余惟父子人所親也而舍之田廬人所愛也而捐之凡以人闕

奉真故也留氏世世於奉真也切矣然則可不考其所謂真者乎葢古無真之稱至莊列始創真人之名列之於聖人之上而實未始有其人也秦至祖龍始自號真人人固不謂其然唐謂孫思邈為

真人要不過以方術稱亦未悉其於聖人何如也人世未見其所謂真而相與指天人以為真曰真仙曰真君曰真宰總而言之曰上真凡今之所奉者此真也然則可不思其真之為義乎真者無妄之名而誠之謂也誠者天之道而至誠者謂之如神此真之名所從得而天神森列通得以真稱也然則奉之者其容有不真乎一言必信一行必謹一念慮必實上真昭昭對越無媿斯其為奉真要不出吾之天真而已必如是而後可以稱

山水之清奇可以答遠近之響應可以綿香火於千萬年而無窮余言皆真山靈川后必有聞吾言而感動者

咸淳九年癸酉十一月鄞人黄震記

怡如堂記

余友吴子雲處其弟甚和作一堂日相團欒其間名之曰怡如而俾余誌其意葢欲朝夕觀省使怡怡之樂久而弗失也余謂此以聖人之訓維持本心之良目擊斯存無動弗契尚何余言之待哉然余與子雲友也講明

聖訓以相切磋正友朋之責其敢無詭以告盍聞怡如之愛原於父母之天而鮮不移於妻妾外人之惑怡之為言悅樂也人生而幼穉父母並列之膝下均氣同體懽然為一故善事父母者其色謂之怡愉其聲謂之怡聲由其父母之愛而流行於兄弟之間則怡怡其如自然而然所謂原於父母之天者也茍其天也孰得而渝自妻子之言日入則非天矣自日與少年者詡詡笑語游戲徵逐則非天矣一間言之行一異好之奪天者或

不免有時而渝矣然則可不反觀而痛省之乎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此言兄弟之天不渝而後妻子之樂愈怡或人雖密而天者反疎良心一動將蹙然而不自安矣柰何以妻子之私言而渝吾之天耶又曰脊鴒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此言其平居相恱似不如交游之親急難相救終不如兄弟之切反覆觀省良心將有不期而自復矣柰何以少年徵逐而渝吾之天耶子雲兄弟誠能三復於此詩

天者安得而渝而其樂豈可量耶雖然未也詩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此言各盡其在我而無責其在彼也兄或不友弟自不可以不恭弟或不恭兄自不可以不友苟能此道矣雖睽必合雖失必還此則全其天之要者昔横渠先生嘗釋斯干之詩以式相好矣無相猶矣為但知相愛毋相效尤其旨深矣子雲兄弟怡怡之好方都而余友朋切切偲偲之義不敢不盡且子雲嘗從余讀詩故書以遺之且使世之為兄

弟者共聞之咸淳九年癸酉臘月鄞人黄震記

餘姚縣重修學記

咸淳九年冬金華趙侯為餘姚宰修泮宫成明年春走書屬震曰教化治道之大原庠序教化之先務故董仲舒謂守令為民師帥我朝立法守令亦無不以學事繫銜學校非守令之責而誰責世降以來為令者苦財賦學事往往不暇省朝廷為别設官以主之令益得以諉其責學事反益日以壞如吾邑學廪歲收五百石有奇

公廚至不舉煙學宫至老且壓吾為此懼亟起而身任其事室𡨋節費捐俸以倡學官前序諸生繼捐廪給以助乃新禮殿增之欄楯乃改兩序以便出入而繪從祀於夾廊使免喧褻若儀門若講堂若齋廡下至庖湢垣墉壹是咸新先賢祠昔之散處者今亦創一堂於東序而合之規模顯設氣象宏大匪惟修舊殆且增飭令而後將與二三子日講習於斯願子有以發其意震惟邑之以餘姚名以其為帝舜舊地也設學校以教人自帝

舜命契為司徒始也舜之教人也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家之所以和國之所以治皆不越此五者今之學古之學也今之教即古之教也今之不古若者何也古無利禄之誘今利禄誘之也然利禄何足以誘我也人之窮達制於天而利禄之有無繫於命不以求而得不以不求而喪吾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敬即夫婦即長幼即朋友而

各盡其所當然者于以從容乎義理之常而安行吾平生之素苟能此道而大者立矣則課試可也科舉可也亦帝舜敷納以言之遺意未害其為教也雖今猶古也否而真謂利禄可以求而得真謂讀書可為鈎致利禄之具疲其神於破碎之學窮其力於聲韻之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大倫反不知實踐而無媿則雖游於斯息於斯弦誦於斯口談義理皆非其實亦胡取乎學校之教舜之所以始為虞庠者豈若是其然也

侯今興學於舜之鄉亦惟以舜命司徒之教人者教人人各以舜之所以教人者自勉曰舜何人哉予何人哉則斿鸞戾止于魯僖有光矣侯再書來曰是也願因以為記遂書以遺之侯名崇簡其政稱是邑人併祠之學必有紀其詳者云是年三月十日朝奉郎主管華州雲臺觀黃震記

相山會靈四仙祠記

咸淳七年辛未歲余方救荒撫州適歲又旱吏以舊所

禱者告則皆淫祀也余曰有是哉攺而禱於社稷若境内名山大川之神雨幸輒應然猶未洽惟郡之西南山余望之雲日日興雨氣常暗一方僉謂此相山四仙之靈也旱劇則迎以至余用其言雨均千里明年旱又明年旱禱而雨亦如之每念一履巖巉之上為吾民謝神休未能也一日住山道士羅端英謁余為四仙祠記余惟四仙之靈昭昭也余在撫三年實身被其靈應何幸託名以寄謝恍然聞世之稱仙者謂乗彼白雲至於帝

鄉葢超然於清都紫府鈞天廣樂之居豈常常於此山哉將遺迹固山靈之所呵護耶否則神靈將無往而不在耶又否則今所謂四仙者即山川造化之神耶粵自天闢地闢而山川疏列雲興霧吐而民物阜生凡皆山川之神之爲傳所謂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禮所謂有功於民則祀之者也相山在撫州其高二十有六其周三百有八十里秀矗半天巍絶四望於境内爲最鉅鎮真神明之所居真造化之所寓今所謂四仙者即造化之

神之憑歟我先皇帝理宗詔封四仙真人有曰爾雖超世絶俗而未嘗無愛人利物之心嘻其有見於山川之神之合者矣四仙梅仙福藥仙巴皆漢人鄧仙思瓘葉仙法善皆唐人其始封以紹定四年之九月其加封以端平元年之二月凡皆見於前人之述備矣惟四仙竊意非有外於山川之神靈異竊意非有外於造化之迹此則余所願言使撫之人士繼自今常一其心之所嚮者也初祠在山半禱輒風雷守祠者恐而遷之山絶頂

晨香夕燈登陟亦良苦世猶以其有百姓秋報之徼利動思奪而取之星冠鶴氅之流常不得寧厥居余觀古者典祠山川世世不易如姜氏之於四嶽自五帝至三代猶存此無他誠積之久則神應之速也敢併書之以告後之長民者庶幾為吾民常主張是謹記

虛白觀記

咸淳十年甲戌歲迺九月甲戌朔奉化縣虛白觀住山道士吳葆真介禮部正奏名林君心源父屬余記修繕

云觀始於唐葉天師天師日講度人經有龎眉黎校者日至聽講察之鎮亭山龍王也因告以境内民渴水盍救諸是夕平地忽清渠開民用均濟至今號仙師渠此觀所不容不修而祿真所盡心者宜書余曰審如是固宜書雖然未也若知觀所以名虛白歟乃祖有言虛室生白此言虛扃内融一塵不染固道家清凈之初說也法術靈驗近昉漢唐與其于靈異孰若于虛白為宜書雖然猶未也虛白于心言也心具衆理理具萬事古之

正其心者正將明其理推以濟人利物若徒虛白自潔世將安仰亦必講經果可度人得水果可濟衆以虛白為本以惠利為用合二者始宜書林石曰然其書之哉乃歌以書之曰觀始開元唐末中廢元祐復興紹興善繼景定庚申吳師禄真撤而老屋壹是又新中崇三清旁祠東嶽外及三門如天花落其何能然刻苦公勤貲財悉捐細大必親然所謂道匪徒輪奐虛白昭揭仙渠輸灌亂曰遠蹤爾祖虛而白兮近則仙師濟而博兮於

萬斯年是即觀之丹臒兮

寶慶院新建觀音殿記

青林山寶慶院創自開禧丙寅訖今德祐改元已七十年中更大參攻媿樓公題其額中書厚齋王公記其事凡所以恢張藻飾之者已極名勝之選他不俟贅辭矣主僧曇華新造觀音殿成介進士虞君亨父復請余為之記是豈可已而不已者哉蓋聞佛氏以寂滅為教凡吾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身與吾父母妻子君臣上下

之倫及吾耕食鑿飲生産作業凡所籍以資生之具盡欲屏絶之故樹下不敢三宿恐成恩愛惟行道乞食以畢餘生一般涅槃了無所有此寂滅之説也後之為佛者不能盡然仍奉養以愛色身仍眷聚以代骨肉仍頭首綱維以效君臣上下仍田以食仍室以居視世俗殆無以異甚者視世俗反加侈大往往與寂滅之説正相背馳故人或得而議其後惟觀音之在佛氏號稱大慈大悲水旱必於此禱疾痛必於此告凡有求而不獲者

必於此依歸名以靈感人不敢議故僧廬佛屋千甍萬宇必待觀音殿成然後稱大備益今佛氏之號名人心莫切於觀音矣然感人必以其身修身必以其實其或迹自迹心自心崇飾自崇飾作為自作為觀音自觀音而我自我則觀音於我何有哉是必真不殺真不貪真不嗔真不作諸惡真能大慈大悲如觀音以勸里之人皆不殺皆不貪皆不嗔皆不作諸惡皆能大慈大悲如觀音則觀音不在觀音而在我不在我而在衆善人之

心譬之一水一眼一日一月千水千眼千日千月處處應現無非觀音豈必真珠纓絡像設於浄瓶岩石之間者為觀音夫然後水旱禱必應痛苦祝必瘳凡有求者求必獲是信乎其靈感是信乎足為佛氏解後議是信乎可無負今日建觀音殿之初意雖然亦豈待他求而可哉慈悲即吾心一念之仁在反求而廣充之爾德祐改元年正月十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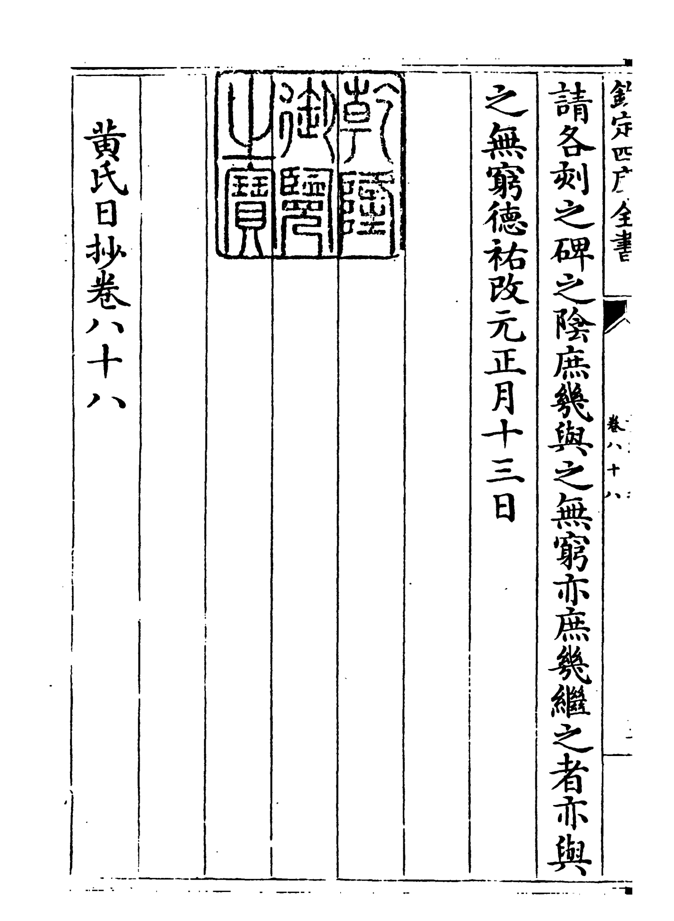
灊浦廟記

古者之制尊天而親地夫惟尊天故惟天子得以祀之夫惟親地故自天子至諸侯至卿大夫之有采邑至民庶之為閭里者無不得祀之地者生財土者吐萬物民人朝夕之所親見終身之所賴以生活故春祈秋報惟社為親古者祠以壇則謂之里社今者祠以屋則謂之社廟其為社一也且豈惟一里之中有社雖一家之中亦有社古祭中霤今祭土地是也是以凡荒蹊野町之中古木樛枝之下雖獨屋蕞然香爐冷絶而其制則源

於先王本於典禮關於民命大矣後世淫祠崛興威福恐動凡兒女其識而公侯其躬者往往代之張皇為之陳請封典朝下儀物夕備廟貌赫奕金碧交輝世俗以此而下視社廟不啻樓臺將相家之於窮簷處士其勢之相絶亦甚矣然自有識者觀之果孰是孰非耶一佛法入中國民俗之所傾信社廟多借重而附入之崇飾張大各極其力之所至理之正雖無外假而勢之弱賴以少支慈溪縣瀞浦廟里社也里人徐氏世好善世主

張此廟從而增之佛屋因民心之所傾信而順導之棟宇翬飛閭巷輻湊幾與世之所謂寺院埒而淫祠不敢爭衡焉顧不壯哉而世未有發其義者余友虞君亨父屬余為記因書其說以授之繼自今里之人以里社為親其正而主之歟余罔敢知以佛氏為尊其盛而主之歟余罔敢知以佛說之絕惡修善滋里社之祐民育物而合之一歟余亦罔敢知徐氏主張是必有見於是者幸以告里之人而懌焉若徐氏之捐財助建代不乏人

請各刻之碑之陰庶幾與之無窮亦庶幾繼之者亦與之無窮德祐改元正月十三日



黄氏日抄卷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黄氏日抄卷八十九

宋 黄震 撰

闕

黄氏日抄卷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九十至九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任兆炯

黄氏日抄卷九十

宋 黄震 撰

序

潤泮講義序

夫子之言渾涵不露至孟子而後發為雄辯為楊墨也濂洛諸儒文亦甚簡至朱子而後辯折無遺為禪學也不然聖賢之學修身行已推以仁民愛物而止耳果言語文字云乎哉而學者不察也或襲而演焉或起而角

焉或竊取以鈎名利焉三者之趣雖不同大要皆不過汩於言語文字之弊而吾朱子之望後世者孤矣余友潘君叔良分教京口講說其職也學本朱子時出新意益於體認有自得者今而後踐之身施之人吾徒尚皆勉之哉

三省齋序

學之不講久矣非不講也講之過也高談性命揣摩圖象而孔門切已之實用則弗思焉曾是謂善學者乎年

氏子德範年少而識老學博而文粹家藏書二萬卷日孜孜其間而獨取曾子之說以日三省名其齋既得之矣又俾余為之說余謂此義曉然何說之持顧力行何如耳然天運不息人心易怠力行亦豈易能者哉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謂專心於所當務也又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謂自任之勇也夫其以弘毅為之本而不以籩豆之類分其志此殆曾子所能日三省而吾徒當勉之

姜山族譜序

千枝一本耳萬派一源耳林林總總者偏天下其初皆一人之身耳然木有榦水有脉次第之來可尋也人之序烏乎尋曰在古有小宗大宗在後世以名字為行耳余宗人秀發一日謂余曰我祖太傅公唐末持節鄉郡聚族姜山世以一字加名之上若下以志別無紊者自從祖德器甫初以父命後其兄已而兄有子復還其初族或謂其嘗穆也不以與昭齒自是名字錯出不復各

於其行雖欲如程氏春祭祖先之禮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合祭之昭穆尊卑其將焉考乃圖為譜使名雖不以行別而行則可以圖別焉余謂此篤倫理之大者敬述其語序其所圖之意云

贈台州薛大丞序

天下之伎術皆為民生蠹惟醫為有益故世或以儒醫並稱尊之也然使一墮於伎術之習則儒亦羞學余於淳祐丁未來天台明年識其名醫薛君見其持心厚處

事詳於鄉黨稱善不稱惡術雖醫而習則儒矣諸子之彬彬而儒也亦宜哉余故喜而為之祝曰君善醫人君之子且持君之心以醫國矣

拙逸軒序

瀛溪先生作拙賦慨然有使天下還淳返朴之意金壇劉君直儒特摭其一語自名其軒曰拙逸愚謂此潛藏所以為發達蛟龍在淵象也一旦雷雨作解如周子以洗寃澤物為已任雖僻遠無所憚勞矣直儒終得逸乎

哉

袁餉管坊雅序

爾雅注蟲魚識者嘗畢之象須袁君子龍取凡蟲魚有得於五常之性者類之為書使人隨物自省用以防範人心名之曰坊雅嗚呼世乃有若是之類蟲魚書者耶世之為類書者鮮不以玩物蠱人心今乃一變之為人心計耶化沙礫為南金即稊稗示道妙卓乎哉袁君坊雅之作也雖然天生萬物人為最靈範圍天地曲成萬

物皆人心之爲也反貿物以防歟人惟其靈思慮易擾而物引之五性之能存者蓋寡物惟不靈其性顓一苟有得焉終其身由之而不變人之或反愧於物者特繫於此人之所當因以自省者宜亦莫切於此人心虛靈一念内覺萬物皆備於我矣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彞好是懿德坊雅庶幾乎大雅之一助

餘姚縣鄉飲序

孔子稱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蓋自古者井田以

養之庠序以教之衣食既足漸摩有素一旦示之以齒序揖遜故孝弟之心有不期而自生後世言政而不及禮者固無望玆好禮矣儻不自政始則亦類墮於空文餘姚固名邑然已積二十年令無得善解則其施於民者可知矣雖有古人之禮在庸得而講諸三山陳侯維嘉者始剔舊蠹而一新之休聲善聞日新月盛三年政成乃行鄉飲禮少長雍雍觀者悅服益必如陳侯之政而後禮可行焉耳推此也以往所謂王道之易易者其

將庶幾乎

送陳山長赴紫陽書院序

古之所謂治者導廸天理民彛使各歸於理而已自後世以簿書期會為治典教之責獨歸學校之官至三舍法行學校又一變為程文利禄之地雖職教者亦言不暇及於理所謂天理民彛如一髪引千鈞之寄獨賴諸儒之書院在耳桐川陳君粹德篤行君子也出而長紫陽書院合因書中心之隱惻以告之然紫陽夫子之言

發諸生多自剛毅入願君之益勉之也咸淳五年四月十二日後學黃震

約梅衆妙集序

山陰蔚上人好彈琴賦詩自扁其居曰約梅一時士大夫多題詠之上人又摭其膾炙人口者爲衆妙集以求序於余余謂旨哉約梅之稱乎一太極之流行無往不復方冬之窮生意幾絶一花初白天地皆春此生生不息之呈露而梅之謂也上人顧與之何約乎夫上人佛

者也佛不言生生而言往生上人宜念念西方與蓮為約者而暇與梅約乎豈往生者未可知而生生者不可欺乎上人能與梅約必其有得於此者故為之序咸淳庚午立冬日慈谿黄震

訓族編序

蕭山邑之不可為幾年矣番陽胡君文伯為之未數月名實已孚於上下豈無以為之本而能爾哉君本姓朱嘗歸而喪其生母廬墓三年因日聚朱之子弟訓飭之

久而成編其目凡三由父母而兄弟而宗族各先之以聖人之明訓次之以古人之懿行而復終之以有司不可犯之成法讀者竦然或疑其太嚴不知君由朱而後於胡既不得終其所性之天廬墓而訓其族又適處號痛罔極之地故其言哀苦懇切不極不止此正其本心之發見而誠之謂也夫惟其誠也則以其修之身者行之家以其行之家者施之政君未數月名實已孚非有本而能爾耶縣佐三山李君吉德參會復請君此編將

鋟之梓以惠邑之人而屬余言為序余謂此君以身教者也顧何言之待而亦竊有願言者孔門之教人諄諄然惟以孝弟為本自利欲之侵蝕天理之易昏孟子不得已始出而言性言天周子又極而言陰陽造化之原皆揭之以正性之所從來使人超然獨立於萬物之表利欲不得昏以充擴此性之孝弟達之天下為仁爾近世士大夫乃非性命不言甚至疾有子言孝弟為支離嘻亦甚矣乃今以孝弟訓人復昉見於胡君豈惟民俗

賴之士大夫之風俗其亦將庶矣乎咸淳六年十月望

贈張帥幹序

咸淳庚午秋余護試紹興府與番昜張若鳳首入院虛堂夜永相與劇談見其講學必主於明理論政必先於澤物知其有得於是者相好也及其將行也求贈言余謂余所欲言者子既盡言之矣余又何言然士大夫非平居講求之難而處窮通臨利害之為難若鳳妙年擬高科今垂二十年猶闕不以嬰其心而

守是益確進是益勇養闕　　　　　宏於古

人乎何遜

送撫州新叅太學生序

子入太學何如哉朋四海之英近天子之光相與游泳

感發其間蘄異日為天下國家用士之入太學其不甚

盛乎哉顧太學一也而古今之變則不同蓋闕

家有塾黨有庠積而至游天子

之學涵養益至闕　　　德業之大成此三代之

太學也承秦絶學之後闕晩出無所取正
立之學而置之師此西漢之太學也闕
尼以匹夫養二千士始設飲食為養闕
考德問業之實漸以衰此東漢以後之太學也謂保桑
梓者舉於鄉游庠序者舉於學而併指游學為闕
進之路此唐之太學也盡復古道取湖
學之法闕使士各務實用一毫利禄不以
雜之此闕本朝闕太學也立學規以禁切其

公議設舍法而誘啖以闕　此蔡京當國時
太學也破舍法之委折以開捷徑闕　姓名之
虛偽以示寬恩此鄭清之當國時太學也闕
學一也古今之變乃如此然士之自立者詎容闕
令而興哉咸淳七年撫州之士入太學者士闕
行也酌之酒而贈之言其必毅然以古
負聖天子教養之意焉是年
闕
十月二日

陳藏一後集序

陳藏一撫人也以詩文遭際先皇帝獲事闕今東宮闕今上踐祚一日遷藏一四官執法者持不歸老故鄉忽朝攜詩文過余謂前集已得西山闕二大老為序此後集也幸續序之余謂序何待闕藏一之出處二大老所不及見者恐不容不一言闕昔司馬相如以文得幸漢天子今之藏一昔之相如闕相如

作大人等賦徒侈上心藏一之在上前則闕
惴小心相如誇耀其鄉至使縣令負弩前驅藏一闕
余撫州退然一布衣口不復道前日事其賢於
闕又何如哉然相如富貴窮當時聲名昭
後世藏一闕今日幾類流落不偶者此足以
彰今聖天子盛德闕公法掩私恩也藏一怡
然自得其亦有見於是闕雖然視孟浩然
亦未為不遇矣咸淳七年十一

隨隱詩集序

陳藏一以詩文際遇先皇帝事闕
寵燈然及歸老故鄉依然一布衣余嘗闕
其人之賢過相如遠矣藏一有子克紹
隱亦以詩來求余為序余謂此闕
騷壇世將也搴旗助噪余何敢後特未知隨隱之號何如耳夫詩固隱者事也然昔魏閑之繼魏野父子皆以清吟名世其視權勢若將浼焉謂之曰隱可也隨隱君

方以父任禄仕宫庭間柰何遽號隨隱豈風月正其素習禄仕非其得已姑託此以自明其心耶余觀寶晉米氏亦父子世承異恩而片言隻字流布人間至今如九鼎大吕愈久愈珍世未嘗以其非郊島之寒落而少之也然則詩固隱者事也亦非必其身隱而後其詩顯也米氏高風逸韻必有出於際遇之外者矣隨隱於米氏則元暉之比也黄山谷嘗得元暉印贈之元暉竟以為序竟以字行隨隱詩集改號次暉如何媿余非山谷耳

晦庵與江玉汝往復帖序

閒居言學在官言政自吾夫子與門弟子荅問已然矣乾淳之盛晦庵先生與南軒東萊書問往復固亦無不然凡門人事先生於武夷山中者片言隻字一皆講學而不及政所居之勢然也自是裒集類聚積而汗牛充棟至今流布於天下者無非言理之書不善學者遂或流而為空言矣不知古之正心誠意者正將推之治國平天下言語文字云乎哉玉汝江公宰永興時先生方

守南康郵筒絡繹往往講政必欲相與救民疾苦而躋之蘇息之域然則江公之所與往復者在官之書而學之見於用者也其於門人之與往復者閒居之書講求為可用之學者也南軒東萊之與往復者居官居閒之書兼有之居則言學出則言政者也先生以千載之道統為任不以一時之遇合為意出仕五十年居官纔五考世不患不見其明理之書患不見其論政之書耳江公之殁先生誌之故嘗深嗟痛惜恨公之學不得盡見

於用而凡所用之見於書者世猶未之見也公之孫其咸淳七年治克類先生與公一往一復之書聚為巨編知前人之心補學者之缺公之家可謂世有人矣書成明年因鄱陽胡繼張以其書來屬余紀其篇首僭為言其所見如此

韓載叔障東集序

余戊辰省闈得令潮陽尉韓君聞佳士而未識也任牢官江汪又獲與茶鹽司幹辦公事韓君同官即潮陽尉

之親兄一門之秀如此豈無所自來哉一日君出示所謂障東集實逌翁載叔甫建策于邑決水勢於巽流一邑利之其為利者害之幾陷虎口而載叔奮不顧曰吾以利衆也而載叔終其身不遇然自今觀之韓君兄弟聲名學問如春方達果孰為之本而能爾哉乃知用心於利衆者天之所報必豐此非可以旦夕觀也天下事大於一邑之水者多矣君之兄弟他日持逌翁之心以争之所利當益多而障東集斯有光

文鑑注釋序

文辭不待注釋也所待注釋者人名地理若草木蟲魚非所通識者耳世之注文選注杜詩注蘇黄其片言隻字偶與古合牽穿鑿傅會若謂古人必餖飣然後為文何哉楚詞舊注或未免此一經朱文公疏其字義之難通而發其旨意之攸歸至今讀者如揭日月我朝五星聚奎諸儒輩出文章雄視千古東萊呂公承詔裒選為文鑑浩如淵海未有為之注釋惠陽史君師公始昉為

之一用文公楚詞之法凡國朝之典故諸賢之出處世道之升降亦無不瞭然於其間遂輔成我宋一代全書嗚呼其傳之不朽矣咸淳九年正月

讀詩私記序

詩自衛宏作小序諸儒往往憑之以說詩隨其所發理趣雖精而詩之所以作則世遠未必知其果然否也王雪山鄭夾漈始各捨序而言詩朱晦庵因夾漈而酌以人情天理之自然而折衷之所以開示後學者已明且

要東萊呂氏讀詩時嘗雜記諸儒之舊說未及成書公已下世學者以其與晦庵之說異而與舊傳之諸說同也或莫適從臨川章君叔平因兩家之異參諸說之詳斷以已見各以私記無一語隨人之後其用功之精勤與謙虛不敢自信之意果何如哉余得而讀之三嘆不忍去手方欲從之面請則已拜予祠之命東歸矣姑志篇末而歸之尚俟後會云咸淳癸酉閏六月

欽德載閑道集序

佛老之害極矣余戊辰輪對嘗力以告於上退而欲集一書以諗之同志者未能也若溪欽君德載忽寄示余闢道集正余所欲集讀之三太息因附致其區區焉夫人莫大於天地父母之恩乃忍於一切讐絶之而反信邪説之無以為有豈無人心哉特怵於死生之變耳彼知人之所畏者死也故預為無常之説以撼揺之謂天地為幻化謂父母為寃債謂凡所生生無非火宅甚至疾視其身為仇讐而愚惑者既信之矣彼又知其説之繆

於理也又肆為反常之說以掃除之謂善惡為無二謂修學為不可謂即心是佛萬法皆空甚至疾視天下之正理為障礙而高虛者反復信之於是胥天下皆邪說士大夫係民觀瞻者無不助其虐而甚其禍雖講明儒學者亦或陰移於其說而不自知如飲狂泉之國矣然原其邪說之得行皆始於人心之畏死不知有生而有死所以生生而不窮此即寒暑陰陽之代謝此即草木榮華之開落何怪之有而欲求免何法可免而為其所

愚世豈有信其說而果不生不死者哉區區之見欲諗於同志者如此未知果然否若夫為其徒者本皆吾赤子凡其居處衣食無非吾聖人者徒以口舌自異吾聖人正如不沾聖化弄兵潢池耳死生之理明邪說不得行世豈復有從叛者哉咸淳癸酉十二月黄震序

送道士宋茗舍歸江西序

道士宋從璟生江西山水窟復東游會稽羅取四明天台之勝盡以彈琴賦詩而歸隱所謂茗舍者乎問天下

名山大川皆君之居何必茗舍哉答謂茗舍實從璟所生去臨川城北六十里其山奇以矗其水清以泚其地幽絶閴寂不惟富貴者足跡所不到凡奇花異卉可悅富貴人耳目者一不生之惟茗生焉不待蒔植此扶輿清淑之所鍾㳫天産也而俗又莫之識往往與凡草俱老於春風曉露間及過時而或取之尚為絶品苦過而微甘其味悠然以長與世之所修事而品題者曼異使其得如建溪殘春先發攙取造化其遇於世當何如哉

從璟為之惜故願歸修茗事以成其清耳予聞而異之
夫苦者求道之切甘者得道之趣也其味悠然以長者
樂道之深也於君修茗事得君修道法君真奇士哉然
謹勿破茗之天真如建溪俗子攙取造化萬一香味落
富貴人齒牙即與奇花異卉悅富貴人者同一俗況予
嘗持節江西官之征茗殊急予切切愛護之不敢行此
語又可使趙贇王涯輩得剽聞哉玉川子於此最得趣
乘兩腋清風之生尚欲問巔崖蒼生之苦江西吾赤子

今皆無恙否他時有便幸報平安咸淳十年正月十二日雲臺散吏黄震序

劉養晦孝經解序

人生而知愛其親是良心莫先於孝也親親而後能仁民仁民而後能愛物是百行莫先於孝也孩提之童即授之以孝經之書是講學莫先於孝也孝無一日而可忘則孝經亦豈容一日忘然今之世諸子百家訓釋演説者汗牛充棟甚至淫詞曼曲亦然獨孝經自司馬公

指解朱文公刋誤之外未有繼焉何哉非新之求而舊之忘歟句讀之習而義理之弗考歟借之為啟蒙之筌蹄未嘗體之為躬行之根底歟嗚呼年至慮易境變心移髫齔之所咿啞而習讀祖父之所保抱而教誨棄若土梗漫不復省於孝其親之書若此於其親為何如尚何望其孝悌興行而民用和睦如吾聖人之云耶余友劉君養晦粹德之士也博取諸書之嘗及於孝者萃而為孝經解寧多而毋敢畧寧淺而無敢深雖為童子設

而闕其終身也雖爲家庭設而關乎天下也繼自今人皆以養晦之心爲心而惕然自反無一日而忘孝經亦將無一日而忘孝世道其庶矣乎咸淳十年九月二十日黄震拜手謹書

玉笥山道士徐師澹詩集序

玉笥山道士徐清夫訪余月湖精舍出示余圖一軸曰雪溪詩一編曰和蚕雪溪其自號和蚕其自吟也披其圖萬山玉削漁樵跡滅吟肩短蓬殆於愁絶一何其清

也閲其編紛澤淨除陳言一掃妙語泠然殆於天造又何其清也然則詩之清即圖之清也詩不併以雪溪名而又以和蛬名清豈有二也耶霜露既降秋蛬夜鳴造化之清之始也淺碧流澌岸雪深尺造化之清之極也人心與造化相流通必銷落世慮氷雪吾心斯可言清之極否則心聲之發必有不能掩焉者反異於秋蛬之天籟自鳴矣故必有雪溪之胷襟而後有和蛬之聲韻圖之清詩之寄詩之清心之寫心之清造化之合也後

必有合而題之曰雪溪先生和蛬吟則知清夫之清源於老眀氏所謂天得一之清矣咸淳十年九月一十一日雲臺散吏黄震

書贈薛留耕

淳祐丁未戊申歲余客於台州使君時為客者紛然惟余與留耕薛君安其素及余西上薛君送余蓼溪余臨別贈之言曰舉世滔滔病一貪君攻醫學獨曽叅十年州館無私謁萬里交情只雅談殿上呼盧終唱六嵗寒

論友更無三天公有意君知否歸看青窻四五男時薛君讀書者四男未有五也牽於字句及之耳去之二十四年余倅紹興捧檄台州慮囚薛君過余愀然言曰兩子能文者蚤世兩子存者不甚慊吾之心幸已生第五子未知方來果何如也又六年余持節鄉部薛君復携其第五子過余而言曰此子今已讀書肄業鄉校君父得異人丹竈之術此子亦能世之矣余笑曰然則前三十年婺溪之請不其驗於此乎且進其子而勉之曰而

父號留耕而子其勉之耕而穫當在子德祐元年六月

二十五日慈谿黄震書于鄞之月湖之涵虚館

黄氏日抄卷九十